

人物傳

漢

徐樂

後漢

田疇

郭涼

魏攸

三國

程普

晉

陽

裕

陽鷺

後魏

陽

尼從孫藻固

北齊

陽休之

隋

榮

毗凡建緒

宋

竇儀

竇儼

竇儼

遼

韓知古

子匡嗣

耶律隆運

原名德讓匡嗣次子子雅魯弟德凝德崇德威姪制心

金

王寂

盧庸

盧元

傅霖

李磐

楊繪

蒙德厚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漢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元光閒同主父偃嚴安上書言世務各
一事書奏帝召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
俱拜爲郎中尋遷樂中大夫樂書以孝武亟用兵謂天下有
土崩之勢語極悚切其後嚴徐皆無甚顯擢然得令終勝主
父遠甚樂書尤膾炙人口焉

參史記漢書列傳及州縣各志

樂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
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
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也然起窮巷賈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
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
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
謂瓦解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
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
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
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
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
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

漢書

卷四十九人物傳

漢

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
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為禽吳
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
之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
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
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
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
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騶
射飛鳥弘游燕之園淫縱恣之私能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
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禹湯名不難侔而成
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名不難侔而成
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
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
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弊足以
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後漢

田疇字子泰

一作子春

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

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眾。今欲奉使，展効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眾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眾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旣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閒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

不就得報駟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眾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卒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畝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

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僉推疇疇曰今
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
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
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
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
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眾眾皆便之至道不失遺北邊
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
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受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
拒不納紹死其子尙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
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司空冀州
牧曹操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
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

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爲薊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雨水而濱海沔下澹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尙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眾爲鄉導上徐無

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
于親自臨陣操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
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君難率眾遁
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心許而不
奪遼東斬送袁尙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尙所
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
鄴操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操追念
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
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
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
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
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尙書令

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其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歲卒子又早死曹丕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三國魏志列傳

今畿東州縣皆祀鄉賢

據州縣各志

案本傳稱太祖今改書曹操文帝改書曹丕依紫陽

綱目例也

晉陶潛弔田疇詩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
非商亦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
其風生有高士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明方孝孺田疇贊并序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為難忠
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為難天下亦有豪傑之士而功不見
著於世何也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歟用之失其時
處之違其機者眾也荀或不用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
而不為逆亂則可追韓廉丹王尋為漢而死則可以與周
曹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跡同而其為異也漢末之
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白田疇忠不避難勇不
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害而思為之報讐公孫瓚既亡謂可
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曹非忠漢者也
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不慕功義不苟合其
才良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
使曹以奸詐之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
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疇者庸非其人
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眾矣善
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
不幸者獨疇乎哉吾以是悲而贊之古之觀人不於用舍
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能駒垂首冀車豈以其賤斥之為
驚齊侯干駟如南面王仲尼之歎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
者操吾獨何為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
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授之命
為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為

通个通个
疇我與
之友

郭涼字公文右北平人身長八尺氣力壯猛爲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幽州牧朱浮辟爲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建武九年官雁門太守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盧芳將尹由於繁時十二年由與賈丹霍匡解勝等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涼涼上狀皆封爲列侯自是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郃氏之旬屬鎮撫羸弱月間雁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爲中郎宿衛左右

後漢書

魏攸右北平人幽州牧劉虞以爲東曹掾虞之將攻公孫瓚也以告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才兼文武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虞起兵攻瓚遂爲瓚所殺

後漢書

